

## 第一章 荒石园

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块地。哦！一块不要太大，但四周有围墙，不会有公路上各种麻烦的土地；一块日晒热烤，荒芜不毛，被人抛弃但却是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钟爱的土地。在那儿，我可以不必担心过路人的打扰，与砂泥蜂和泥蜂交谈，这种艰难的对话，就靠实验表达出来；在那儿，无需耗费时间的远行，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我可以编制我的进攻计划，设置我的埋伏陷阱，每天时时刻刻观察所得到的效果。一块地，是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是我一直苦苦追求但将来能否实现却没有明确把握的梦想。

所以，当一个人整天都在为每日的面包一愁莫展地操心时，要在旷野里给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是不容易的。我以不屈不挠的勇气跟穷困潦倒的生活斗争了四十年；结果这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得到了。这是我孜孜不倦、顽强奋斗的结果，我不想去说它了。它来到了，但伴随着它而来的，也许是必须要有一点儿空闲的时间，这是更重要的条件。我说也许，是因为我的腿上总是拖着苦行犯的锁链。愿望是实现了，只是迟了一点儿啊，我的美丽的昆虫！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时候，我的牙齿却啃不动了。是的，只是迟了一点儿；原先那开阔的天际，如今已成了十分低垂、令人窒息而且日益缩小的穹庐。对于往事，除了我已经失去了的以外，我一无所悔，我什么也不后悔，甚

至不后悔二十年的光阴，我对一切也不抱有希望，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历历往事使我精疲力竭，我思忖究竟值得不值得生活下去了。

四周一片废墟，中间一堵断墙危立，石灰和沙使它巍然不动；这屹立着的断墙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哦，我的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这种热爱是不是足以让我名正言顺地对你们的故事再添上几页话呢？我会不会力不从心呢？为什么我自己也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一些朋友为此责备我。啊，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并不是由于我的遗忘，我的懒散，我的抛弃；我想念你们；我深信节腹泥蜂的窝还会告诉我们动人的秘密，飞蝗泥蜂的捕猎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奇的故事。但是我缺少时间，我在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中，孤立无援，被人遗弃。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能够活下去。请您告诉它们吧，它们会原谅我的。

还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严，干脆说吧，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他们害怕读起来不令人疲倦的作品就是没有说出真理。照他们这种说法，只有晦涩难懂，才是思想深刻。你们这些带着蜚针的和盔甲上长着鞘翅的，不管有多少都到这儿来，为我辩护，替我说话吧。你们说说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地记录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证词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也不少；谁愿意询问你们就去问好了，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的。

另外，我的亲爱的昆虫们，如果因为对你们的描述不够令人生厌，所以说服不了这些正直的人，那么就由我来

对他们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可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是探究生命。因此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野猪搅浑了清泉；博物史是青年人极好的学业，可由于越分越细，彼此隔绝，如今已成了可厌可嫌的东西。然而，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热门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使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的语言中借用来的，这种情况，唉！真是太常见了。”

不过，眼下这并不是我的事；我要谈的是在我的计划中朝思暮想的那块地，我要使它成为活的动物学实验室。这块地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庄里得到了。这是一个荒石园，当地的语言中，“荒石园”这个词指的是一块荒芜不毛、乱石遍布、百里香恣生的荒地。这种地贫瘠得即使辛勤地犁耙也无法改善。当春天偶尔下雨，长出一点儿草时，绵羊会来到这儿。不过我的荒石园由于在无数乱石中还有一点儿红土，所以开始长点儿作物；据说从前那儿有些葡萄。的确，为了种几棵树而进行的挖掘中，会在这儿那儿挖出一些宝贵的根茎，由于时间久了，部分已经成了炭。于是我用惟一能够刨入这种地的农具三齿长柄叉来

休伦人：17世纪时北美洲的印地安人。——译者

刨；可是太遗憾了，原先的植物已经没有了。不再有百里香，不再有薰衣草，不再有一簇簇胭脂虫栋，这种矮矮的胭脂虫栋会形成小树林，人只要稍微抬腿一跨就可以走过去。这些植物，尤其是前两种，由于能够向膜翅目昆虫提供所要采集的东西，可能对我有用，我不得不把它们再栽到用三齿叉刨开的地上。

大量存在而且不要我管的是那些在起初经过翻动而以后长时间没有过问的地里滋蔓着的植物：最主要的是犬齿草，这种可恶的禾本科植物，三年激烈的战争也无法把它彻底消灭；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矢车菊，全都一副倔犟的样子，浑身是刺，或者长着星型的戟，有两至生矢车菊、丘陵矢车菊、蒺藜矢车菊、苦涩矢车菊，第一种最多。在纠缠盘绕着的矢车菊丛中，样子凶恶的西班牙刺柊从这儿那儿伸出来，像枝形大烛台似的，那大大的橘红色花朵就是火焰，而它的刺茎有钉子那么硬。长得比它高的是伊利大翅蓟，后者的茎孤零零、直挺挺的，有一至二米长，顶端有一个玫瑰色的大绒球，它的盔甲不比刺柊差。别忘了刺茎菊科类植物，而首先要提到的是恶蓟，它浑身是刺，乃至植物采集者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其次是叶脉顶部呈矛头状的阔叶披针蓟；最后是染黑蓟，它像带刺的玫瑰花结。在这些蓟之间，荆棘的新枝桠，结着淡蓝色果子，像带着钩的长绳似的在地上匍行。要想在丛生的荆棘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必须穿着半高统靴或者情愿腿肚子被刺得出血。只要土里还有一点儿春雨留下的水分，角锥般的刺柊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桠便从由两至生矢车菊黄色的头状花序铺成的整块地毯上生长出来，这时，这种生命力顽强的荆棘肯定会展现出某种妩媚之姿的；但是干旱的夏天来临了，现在这儿只是一片枯枝干叶，擦一根火柴就整块地

都会着起火来。这就是我打算从此跟昆虫彼此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的极乐的伊甸园，或者不如说，这个伊甸园当我拥有它时原来就是这样。我四十年艰苦的斗争才得到了这块地。

我说是伊甸园，这样说并不会用词不当。这块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儿撒一把萝卜籽的地，对于膜翅目昆虫来说，却是一个天堂。地里各种茁壮成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四周所有的膜翅目昆虫都给我吸引来了。我在捕猎昆虫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在一块地方找到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的所有成员都会聚在这儿了。这儿有以各种猎物为生的捕猎者，有土房子的建造者，有棉织品的整经工，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零件的组装工，有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黏土的泥瓦工，有钻木的木匠，有在地下挖巷道的矿工，有制造薄膜气球的工人；还有什么我也数不清了。

这是只什么？这是只黄斑蜂。它刮耙着两至生矢车菊蛛网般的茎来堆一个棉花球，然后自豪地用大顎把球衔到地下给自己制造一个棉毡袋来装蜜和卵。这些在那么激烈地抢夺战利品的是什么？是切叶蜂，肚子下有黑



黄斑蜂

色、白色或者火红色花粉刷。它将离开那些蓟去拜访附近的灌木丛，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椭圆形的零件，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盛它的收获品。这些穿着黑绒衣服的是什么？是石蜂，它们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石头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砌造的房子。还有这些猛地飞起，大声嗡嗡叫的是什么呢？这是定居在旧墙和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

现在壁蜂来了。这一只在蜗牛空壳的螺旋壁上建造巢房；另一只啄着一段干的荆棘来把髓吸掉，好给幼虫做一个圆柱形的房子，房子中用隔板分成一层层；第三只使用断掉的芦苇的天然管道；第四只则是某个高墙石蜂空闲走廊的免费房客。这儿是大头蜂



壁蜂

和长须蜂，雄蜂有角高高翘起；毛斑蜂在它那作为采蜜器官的后腿上有一支大毛笔；土蜂的种类繁多；隧蜂肚子纤



隧蜂

细。我走了过去不予理睬。如果我想一一寻究这些昆虫，那么在我的菊科植物的客人中，几乎有整个采蜜类的昆虫。我曾把我新发现的昆虫呈给一位昆虫学者，波尔多的佩雷教授，他问我是否有特殊的捕虫方法，才能够给他寄了这么多稀罕

的甚至是新的品种。我并不是捕虫专家，更不是热衷于此道，因为我更感兴趣的是正在从事工作的、而不是用一根大头钉钉在盒子里的昆虫。我所有的昆虫全都是在我那长着茂密的蓟和矢车菊的草地上捕捉的。

非常凑巧，跟这个采蜜的大家庭一起的是捕猎采蜜者的部族。在荒石园，泥水匠为了垒围墙，在这儿那儿放了一大堆沙和石头。工程一直拖着，这些材料是一开始时运来的。于是石蜂便选择石头间的空隙作为过夜的宿舍，一堆堆挤在一起。粗壮的单眼蜥蜴从非常近处捕猎，张着嘴，会向着人也会向着狗扑上来，它选择一个洞穴守候着

过路的蜘蛛；大耳 鸱穿着多明我会 修士服装，白袍子，黑翅膀，在最高的石头上栖息，唱着它那简短而有乡土味的小调。它的窝大概就在某个石头堆里，窝里有它的那些天蓝色的卵。这个小多明我会修士在石头堆中消失了。我怀念它，因为这是个讨人喜欢的邻居。我一点儿也不怀念单眼蜥蜴。

沙供另一种昆虫做窝。泥蜂在那儿打扫地穴的门槛，把尘土抛物线般地往后抛；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触角把距蠹拖到那儿去；大唇泥蜂在那儿把储存的叶蝉放到地窖里。我非常可惜，泥瓦匠终于把那儿的猎手都撵走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叫它们回来，只要再堆起沙堆，它们很快就会全都到来的。

没有消失的是这些昆虫——砂泥蜂，因为它们的住所不一样。我看到它们有的在春天，有的在秋天里，在花园的小径上的草地中飞来飞去，寻找毛虫。蛛蜂，拍打着翅膀敏捷地飞向隐蔽的角落去抓只蜘蛛，最大的则窥伺着狼蛛，狼蛛的窝在荒石园有的是。这窝是个竖井，用禾本科植物的茎秆中间夹上丝来做护井栏。在窝底，大多数人看了都害怕的粗壮的狼蛛，眼睛闪闪发光像小金刚钻似的。对于蛛蜂来说，要捕捉这样的猎物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好吧，现在来看一看吧。一个炎热的下午，雌兵蚁排成长队从兵营的宿舍里出来到远处去捕猎奴隶。我们利用片刻的空闲，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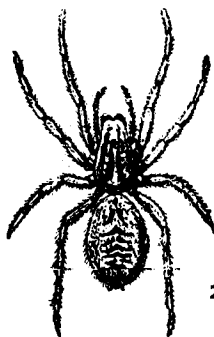
蛛蜂

多明我会：又名布道兄弟会，俗称黑衣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译者

着看看它是怎么围猎的吧。那儿，在一堆变成泥肥的草的四周，有一些寸半长的土蜂没精打采地飞着，它们被金龟子、蛀犀金龟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这些丰美的野味吸引住了，一头钻进草堆里。

有多少研究的课题啊，而且这还没完呢！人们不但抛弃了地也抛弃了房子。既然人走了，就不会受到打扰，于是动物就跑来了，占据了所有的地方。莺在丁香丛中筑巢；翠雀在茂密的柏树遮蔽下定居；麻雀把碎布和稻草运

到每片瓦下；南方金丝雀来到梧桐树梢啁啾，它那柔软的窝有杏子一半那么大；红角鸮习惯于晚上在这儿唱着它那细声如笛的单调歌曲；雅典的鸟猫头鹰跑到这儿发出刺耳的咕咕叫声。房子前面是一个大池塘，水来自于给村庄的喷泉供水的渡槽。交尾季节，两栖类动物从一公里方圆地方到那儿去。灯心草蟾蜍，有的有盘子大，背上披着窄窄的黄绶带，在那儿约会洗澡；当暮霭沉沉时，在池塘边跳跃的雄蟾蜍是雌



2/3



舞蛛和它的竖井

蟾蜍的接生婆，他的后腿挂着一串有李子核那么大的卵；这位温厚的父亲带着它的宝贝卵袋从远方来，要把卵袋放到水里，然后再到某块石板下面，发出铃铛般的响声。最后，雨蛙如果不在树丛间哇哇叫，就做优美的潜水动作。这样，五月间，一当黑夜降临，这池塘就变成了震耳欲聋

的合唱队；无法在吃饭时说话，无法睡觉，必须采取也许是太严格点儿的手段来整顿一下。有什么办法呢？想睡觉而睡不着的人是会变得凶横的。

膜翅目昆虫更大胆，把我的隐庐都强占了。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处的瓦砾地里筑窝；为了进入我的家，我必须注意别把它的窝踩坏了，别踩死正忙着干活的矿工们。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没有看到过这种专门捕捉蝗虫的活跃分子了。当我刚认识它时，我曾走了几公里地去拜访它；每去一次都要顶着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远征。今天我在自己家门口又看到它了，我们是亲密的邻居。关着的窗户框给长腹蜂提供了温暖的套房。它的窝是用土砌的，贴在方石的墙壁上。这种捕猎蜘蛛的昆虫利用在盖着的护窗板上偶然存在的一个小洞返回它的家。几只孤身的石蜂在百叶窗的线脚上建起它们的蜂房群；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屏风的下部建造它的小土圆顶，圆顶上面有一个大口短细颈子。胡蜂和马蜂是我家的常客；他们来到饭桌上看看我们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



长腹蜂

这儿的昆虫的确是既多又全，而且我看到的还远远不全呢，如果我能够让它们说起话来，那么跟他们的谈话一定会使我孤寂的生活得到许多乐趣的。这些昆虫，有的是我的旧交，有的是新识，他们全都在这儿，彼此紧挨着，在捕猎、在采蜜、在筑窝。另外如果需要改变一下观察地点，走几百步就是山，山上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欧石南树丛；有泥蜂所珍爱的沙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喜欢开发的泥灰石边坡。我预见到了这些宝贵的财富，这就是我

为什么逃离城市到乡村，来到塞里昂给我的萝卜锄草，给我的莴苣浇水的原因了。

人们在大洋洲和地中海海边花很多钱建造实验室，来解剖对我们意义不大的海里的小动物；人们大量使用显微镜、精密的解剖器械、捕猎设备、小船、捕鱼人员、水族缸，以便知道某种环节动物的卵黄如何分裂，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可人们却瞧不起地上的小昆虫，这些小昆虫跟我们息息相关，向普通生理学提供无价之宝的资料；有的损坏我们的庄稼，破坏了公共的利益。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不是研究泡在三六烧酒里的死昆虫而是研究活昆虫，一个以研究这些小昆虫的本能、习性、生活方式、劳动和繁衍为目的而我们的农业和哲学应当对此加以考虑的昆虫学实验室呢？彻底了解蹂躏我们的葡萄的昆虫的历史可能比知道一种蔓足亚纲的动物某一根神经末梢结尾是什么样子更加重要；靠实验来确定智慧与本能的分界，通过比较动物系列的各种事实来揭示人的理性是不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特性，这一切应该比一个甲壳动物触须的数目重要得多。为了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必须有大批工作者，可是我们现在却一个也没有。人们想到的只是软体动物、植形动物。人们投入大量的拖网来探索海底，可我们对脚下的土地却仍然不了解。我在等待着人们改变方式，但在这之前，我开辟了荒石园来研究活的昆虫，而这个实验室却无须从纳税人的钱包中掏一分钱。

三六烧酒：旧时一种 85 度以上的烧酒，取三份烧酒，对三份水，即成六份普通烧酒。——译者

## 第二章 毛刺砂泥蜂

五月的一天，我在荒石园里来回巡视，侦察着可能发生的新情况。法维埃正忙着在不远处的菜园里干活。法维埃是谁？很快用几个字就可以说清楚了，因为他将在我下面的故事中出现了。

法维埃是一个老兵。他曾在非洲的角豆树下搭起他的茅屋，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海胆，当没有军事行动时，他曾在克里木猎过椋鸟。他见多识广。冬天，将近四点钟，田里的活儿就结束了。冬夜是那么漫长，绿橡树圆木在厨房炉子里发出熊熊火光，他把耙、叉、双轮车收好后，便坐在炉子的高石头上，拿出烟斗，用大拇指沾了沾口水，熟练地塞着烟丝，然后就认真地抽起来。他好几个钟头前就想抽烟了，可是他没有抽，因为烟草太贵了；得不到的东西加倍吸引人，所以他一口烟都不吐掉，总是有规则地等到烟全部吞下去后才再抽一口。

大家就在这个时候聊天。法维埃海阔天空地谈着，他就像古代的说书人，因为故事精彩，被允许坐上娱乐场所最好的位子；只不过我们的说书人是在兵营里培养出来的。管他呢，一家人，无论大人小孩，都兴致勃勃地听他说；即使他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编出来的，不过总是编得合情合理。所以在工作完了后，如果他不来炉边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失望。他到底跟我们说些什么会让我们这么想听呢？他向我们讲述在一场他亲历的推翻一

个专制帝国的政变中的所见所闻；他谈到，他们先是分喝了烧酒，然后向人群射击。他向我保证，他总是朝着墙开枪的；我相信他的话，因为我觉得他为曾经参加了，即使是出于无奈参加了这种强盗般的屠杀，而感到非常悲伤、耻辱。

他给我们叙述他在塞巴斯托波尔 城外战壕里的不眠之夜；他谈到曾在夜里孤立无援地蜷缩在前线的雪堆里，看到他称之为花瓶的东西在他身旁落下时的恐惧心情。这个东西燃烧，喷射，发光，照亮了四周。可恶的杀人机器随时在爆炸，我们的士兵死掉了，他安然无恙，花瓶平静地熄灭了。这是一种照明物，在黑暗中发射，用来侦察围城者的工事。

讲了惨烈的战斗后，接着是兵营的趣闻。他告诉我们军队里焖菜的奥妙，士兵饭盒里的秘密，土堡里可笑的琐事。他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再加上用词生动，引人入胜，不知不觉间吃夜宵的时候到了，可我们谁都不觉得夜晚是这么的长。

法维埃以他漂亮的一手而引起我的注意。我的一个朋友从马赛给我寄来两只大螃蟹，渔夫称为海上蜘蛛的蜘蛛蟹。当工人们——忙着修补破房子的画工、泥瓦工、粉刷工吃了晚饭回来时，我把这两只螃蟹的绳子解开了。他们看到这些奇怪的动物，蜇针从甲壳四周辐射出来，而且竖在长长的腿上，有点像蜘蛛，都发出了惊奇得近乎恐慌的叫声。可法维埃却不当一回事儿，巧妙地一把抓住正横行乱跑的可怕的“蜘蛛”，说道：“我认识这玩意儿；我在瓦

塞巴斯托波尔：乌克兰黑海边城市，克里木西南的海港和军火库。——译者

尔拉吃过，味道好极了。”说着，他用某种嘲弄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好像在说：你们这些人啊，从来没走出过你们的窝呢。

最后再讲一讲他的另一个特点。他的一个女邻居根据医生的意见曾经到塞特去洗海水浴。她回来时带了个稀奇的玩意儿，一种奇怪的果子，她对这种果子抱着很大的希望。把这果子放到耳边摇晃，它会发出声音，说明里面有种子。这果子圆形，有刺，一端像一朵小白花未开的蓓蕾；另一端略为洼陷，有几个洞。女邻居跑去找法维埃，把她的新发现给他看，并且要他告诉我。她把这些宝贵的种子给我；并说这种子会长出某种好看的小灌木来装点我的花园。“这是花，这是尾巴。”她指着果子的两端对法维埃说。

法维埃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个海胆，我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接着他尽可能清楚地解释海胆是什么。对方一点儿也听不明白，一直坚持自己的说法。她心想，法维埃一定是因为这么宝贵的种子不是由他而是由别人给了我，心里妒忌才要欺骗她的。他们把这争论官司打到我这儿来了。“这是花，这是尾巴。”那位好心肠的女人重复说道。我对她说那“花”是海胆的五颗聚一起的白齿，而那“尾巴”则是跟嘴相对的部位。她走了，并不太相信。也许她的种子——那些在空壳里发出响声的沙粒，现在正放在一个缺口的旧土瓮里发着芽呢。

可见法维埃认识许多东西，而且他是因为吃过才认识的。他知道獾的脊背怎么好吃，他知道一块狐狸臀部肉的价值；他知道荆棘鳗鱼——游蛇哪个部位最好吃；他曾把臭名昭著的“南方玻璃珠”单眼蜥蜴用油来烤；他曾考虑过油炸蝗虫这道菜。他周游世界的生活使他做出了人们根

本不可能做的菜，这令我惊讶不已。

我对他那仔细观察的鉴别力和对事物的记忆力也很惊奇。无论我给他描述随便什么植物，哪怕对他来说是毫无意思的无名杂草，只要我们的树林中有这种植物，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给我把它带回来，并且会向我指出在哪儿可以找得到。即使是非常小的植物。他都能辨别得出。为了对我已发表的关于沃克吕兹的球菌的文章作些补充，在气候不好的季节，由于昆虫停止活动，我只好重新用放大镜进行植物标本的采集。如果严寒把土冻得硬邦邦的，如果下雨把地变成烂泥浆，那么我就把法维埃从花园的工作中调出来，带他到树林里去，在那儿，在荆棘丛生的乱草堆里，我们一道寻找这些非常细小的植物。球菌的一个个小黑点使得遍地蔓生的枝桠都长着点点黑斑了。他把那些最大的称为“炮弹火药”，这些球菌中有一种，植物学家们也正是用这个词来指称的。他的发现比我丰富，他对此很自豪。玫瑰茄像一团黑色的乳头，乳头上包着一层淡红色棉絮般的绒毛，要是他找到一枝这种绝色的植物，他一定会点一斗烟，来犒赏一下他兴高采烈的热情的。

他特别善于打发掉我在远出采集中遇到的讨厌的人。农民好奇，提起问题来就像小孩似的；但是农民的好奇掺杂着恶作剧，他们的问题带有嘲弄的意味。只要他们不懂的东西，他们就加以嘲笑。一个先生瞧着玻璃杯里一只用纱网捕来的苍蝇。一块从地上捡来的烂木头，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吗？法维埃只要一句话就制止住这种不怀好意的询问了。

我们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在地面上寻找史前时期的遗物：蛇形斧、黑陶器断片、燧石制的箭簇和矛头、碎片、刮削器、燧石块；这些东西在山的南坡很多。“你的主人

要这些火石做什么？”一个突然来到的人这样问道。“给配门窗玻璃的人做填料。”法维埃以十分肯定的神情回答道。

我收集了一把兔粪，从放大镜下看到上面有一种隐花植物值得以后进行研究。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看到我小心翼翼地把发现的宝贵东西放到纸袋里去。他怀疑这是一桩钱财的生意，一笔荒诞的交易。对于乡下人来说，一切都归结为钱。在他们眼里，我靠这兔粪发了大财。“你主人用这些 *pétourle*（这是当地土话）干什么？”他狡黠地问法维埃。“他蒸馏这些兔粪来取粪汁。”我的助手十分镇静地回答道。询问者被这意想不到的回答弄得莫名其妙，转身走了。

不过我们别在这个敏于应答、爱好嘲弄的士兵身上花太多的笔墨了，还是回到阿尔玛实验室里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上来吧。几只砂泥蜂用脚搜索着，过一会儿飞一小段路，时而飞到有草的地方，时而飞到不毛之地。这时已接近五月中旬了，一天，风和日暖，我看到它们停在满是灰尘的小路上美滋滋地晒着太阳。这些全是毛刺砂泥蜂。



休息的毛刺砂泥蜂

我在本书的第一卷中谈到过这种泥蜂的冬眠，以及在春天的时候，当别的猎食野味的膜翅目昆虫还躲在它们的茧里时，它就开始进行的捕猎；我描述过它是怎样对用来给它的幼虫吃的毛虫动手术的；我叙述过它多次把蜚针分别刺在各个神经中枢。这种如此巧妙的活体解剖，我还只看见过一次，我很想再看到。由于我长途奔波，疲惫不堪，也许其间，有什么东西我忽略了，而即使我真的全看清楚了，也有必要再做一番观察，使观察的结果完全真实，无可置疑。我还要补充一句，即

使看过上百遍，人们对于我想再看一看的场面也是不会感到厌倦的。

因此当毛刺砂泥蜂一出现，我就开始监视；而现在既然在我家里，离大门几步路的地方就有这些昆虫，我只要肯用心，一定会找到它们的。三月末和四月过去了，我的等待一无所获，这也许是因为筑窝的时候还未来到，或者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监视不得法。五月十七日，幸运之神终于光顾了。

几只砂泥蜂出现了，显得十分忙碌；让我们注意观察比别的更积极的那一只吧。我是在一条小径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土里，对它的窝耙最后几耙时发现它的。这时狩猎者把已经麻醉的毛虫暂时抛弃在离它的窝几米远的地方，还没有运进窝里去。当砂泥蜂确定这洞穴很合适，门足够宽可以把一只体积庞大的猎物运进去后，它便去寻找猎物。它很容易便找到了。这是一条毛虫，躺在地上，已经爬满蚂蚁了。这条爬满蚂蚁的虫，狩猎者根本不想要。许多狩猎的膜翅目昆虫为了把住宅加以完善或者甚至是刚开始做窝，总是暂时把猎物丢到一旁。不过它们是把猎物放在高处，放在草丛上，不让它被别人抢走。砂泥蜂对于这种谨慎做法是很精通的，可是也许它忽略了这预防措施，或者是因为这沉重的猎物在搬运中掉了下来，结果如今蚂蚁在争先恐后地拉扯着这丰盛的食物。要想把这些强盗赶走是不可能的，赶走一只，又有十只来进攻。砂泥蜂也许就是这样判断的，因为它看到猎物被侵占后，它重又去捕猎了，而没有任何争斗，因为争斗是毫无用处的。

寻找猎物是在窝四周十来米半径内进行的。砂泥蜂用脚在土里，一点儿一点儿，不慌不忙地探索着；它用弯成弓状的触角不断地拍打着土地。不管是光秃秃的地，铺满

碎石的地，还是长着草的地，它都一一搜索。当时烈日高照，天气闷热，预兆明天将会有雨，甚至晚上就会落下几滴。而我在整整三个钟头中，眼睛一直盯着正在寻找猎物的砂泥蜂。可见对于现在就需要毛虫的膜翅目昆虫来说，要找到一只灰毛虫是多么的困难啊。

人要找到一只毛虫也一样不容易。读者了解我曾采取什么方法去观察一只狩猎的膜翅目昆虫，也知道膜翅目昆虫为了给它的幼虫提供一块不能活动但却没有死掉的肉，是怎样对它的猎物进行外科手术的：我拿走膜翅目昆虫的猎物，给它换上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活肉。我对于砂泥蜂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我为了让它重复进行它的手术，必需尽快找几只灰毛虫，这样当它终于找到它所需要的灰毛虫时，好再用针来蜇它。

法维埃这时正在花园里忙着。我喊他：“快点来，我需要几只灰毛虫。”这玩意儿我已经给他讲过，而且他这一段时间来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我给他谈到了我的小昆虫以及它们要捕捉的毛虫，他大致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昆虫的生活方式。他明白这一切。于是他开始寻找起来。他在莴苣下搜寻，在鸢尾旁查看。他的敏锐，他的灵巧，我是了解的；我相信他能办到。可是时间过去了。“怎么样！法维埃，灰毛虫呢？”先生，我没找到。”真见鬼！那么克莱尔、阿格拉艾，其他的人，都来帮忙吧，有多少人就来多少人，都来找吧，一定要找到！”全家的人都招集来了，个个都像对待即将发生的严重事件那样积极行动起来。我自己为了不失去砂泥蜂，一直呆在我的岗位上，我一只眼盯着这个捕猎者，另一只眼搜寻着灰毛虫。毫无结果；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找到毛虫。

砂泥蜂也没挖出毛虫。我看到它坚持不懈地在一些有